



江戸繁昌記

篇

76  
3161  
2



3161  
2

天保五年新年鐫

靜軒居士著 二編

# 江戶繁昌日記

克巳熟藏板



江戶繁昌記

靜軒居士著

今之太平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江戶繁昌閱 府以  
 還未之有也太平時運繁昌氣數天盡才為地出傑  
 為乃民之聰明稱儒人而為國之師表民之矜式者  
 斗筭賢為聖經析其微賢傳提其妙諸子百家校異  
 正偽事記之言纂之可謂備矣何其儒人盛乎居士  
 誕生幸遭文運盛昌之時幼知讀書長識為文仕恨  
 生資昏愚好讀書未能一行修之於身也好為文未  
 能隻言合之於道也則何面亦稱儒猶售此偷生者  
 以口無糊故爾豈其素志耶客歲病窓之暇記繁昌

記數本一喙頌之朋友不意早已傳播人間一文人  
來告曰世責人無已且不知子非儒也咸言是豈儒  
人口氣乎然居士也者飄然一浪人固非儒者也非  
師表者非矜式者而且其無求于世世呼子為牛亦  
可矣為馬亦可矣可也為犬為局其數々且經史百家  
世有聰明非子之分也弟其續之後之覽者因闕府  
來之繁昌見闕闕來之太平讀闕闕來文知闕闕來  
人不亦可乎居士哂曰諾記此為二編

混堂

曉天猶昏早和鴉聲連打戶去喇々々啞々々

喇々々啞々々喇啞啞高聲急呼曰天明矣須起伴頭  
疾開伴頭伴頭失寐乎伴頭已死乎深伴深伴衆雜  
嘈声未幾一人揖一人曰大家命早起今日好天氣  
曰諾昨日葬送道路殊遠一同疲困臨歸偶失君等  
至家無影想亦向深川地方去曰何然矣靈巖寺側  
有外族在久無音信恰好少取迂走彼方如何然決  
不然矣曰休陳我以吾黑眼已洞見了伊勢久  
亦欠老人氣不愧年紀誘引弱冠真不好事真不好  
事如昨日新鬼真明大人郡俗呼有為者謂大人現今家財並一生  
所聚千金地面已領三所然平生所為非謂吝嗇真

明大人、君亦將壯早々為地一人顧左右則驚曰關  
矣二人相與駭而衝入魚鱗雜襲浴客接武時氣未  
除欠且撫睚者頂安手中挾抱浴衣者裂口吻使揚  
枝者寢衣而不束帶者鼻薰燭烟者蓋有事徹夜也  
懷中僅餘湯錢頭額若重者猶帶宿醒也喉中未下粒米翕肩上下臂者  
爪瘡癢也摸索懷抱者捫虱兒也攜兒往扶命至混  
浴雜澡頭搶陰囊尻上眉額脊與背軋脚與脚交冷  
物相報浴堂內通語請怒互稱田舍人通稱彼唱南無阿彌此  
念妙法蓮華南無阿南無妙伴頭甚恐人成佛於此  
室內有聲高唱曰候君候君在蚊帳外丁鐘報曉妾

心豈悔清聲更高曰竹兮碎雪雀兮苦飢曉寒侵骨  
如奈遣婦曉湯易沸訖熱兒啼便鳴板壁呼水送淨  
好熱者憤焉出曰叱敗矣好湯頭成曝療  
混雜崇朝飄風漸止暫時客罕伴頭始就朝食既而  
女湯亦羨辰音珞々金振玉碎橫坊聲妓左囊紫裳  
新道外妾斜垂碧帶紅姊粉妹連屢婢並結伴公買  
糠袋笑語喧闐湯中湧一派波一浴而出皆在外板  
上澡焉雞卵脫皮皓顏拭紅也白蓮濯連玉臂剔粉  
也可惜瑠璃露江戶水並區藥一洗滴餘香想渭水漲臆  
真是一面溫泉宮聞性時男女同浴混雜無別及

賢執越公停止令別可仰今人浴別湯者浴公之  
餘澤也且短製犢鼻稱越中者古來有之然世誤為  
出於公之意要亦歸於德耳儉哉德也然而無知  
細民不止長之或至皺紗絹帛結紫紵紅雖陰囊一  
身之命脉陽莖一生之要用哉襲此用之居士私恐  
囊裂莖折姊仰妹髻曰誠佳令誰為之曰那阿清耳  
少顫頭曰彼手成僻髻根緊急言不終偶向男湯裏  
傾着耳朶曰亦例聞源太誠厭何無一人唱河東  
一中各番隔壁有聲詞曰可悅奈初見翠被伴君宜避  
々從他明朝乘一味野情促嘉期却向枕邊引玉臂

全除業氣自知痴清音宛轉中忽挾濁音曰返魂兮  
返魂香名畫如有靈可憐之一隻語一聲令聽之聲  
大賡歌曰松固不落綠為薪櫻與梅誅燒始知衛士  
火庭燎今夜與君來甲怒乙曰用湯姑徐徐我頭非  
誕生仙洗然一怒聲頭過密啾音寂矣適聞湯中自  
然有聲湧上蓋人放屁耳外面浴客位置占地各自  
摩垢一人擁大桶令鬻奴巾背一人挾西兒慰撫剃  
頭弟手弄陶龜與小桶兄則已剃在側板面布巾舒  
卷自娛就水舟嗽因耽窺板隙蓋更代藩士溫泉宮在目前不得窺  
踞隅前盤洗濯犢鼻可知曠夫男而女樣用糠精滌

面恐剥皮  
鉄面何憂

人而鴉浴一洗徑去有物紙板青蛇曝鱗包頭

觸桶玄龜縮頭醉客噓氣熱柿送香漁商帶臙乾魚

曝臭一環臂墨若有所掩滿身花繡似故示之一撲

振衣不欲受汶々也赤裸在側惡能洗乎浮石摩踵

兩石敲毛披衣剪爪乾身拾蝨光頭一箇乾々洗滌

更向頂上倒一桶水一人從傍絕叫曰快矣相視大

笑

午未之際伴頭倦昏嗒焉坐睡南郭隱几模樣可想

賓頭盧屢被來客撫樓上又有一南郭賣茶菓茶漿

不出山本山茶名上或煎麥湯饅頭羊羹糝品糠種陳

紅累綠雖非精製比扭金阿市並兼子名之前日亦有餘甘

万能無二並膏藥名相撲膏藥連楊木齒粉滿箱貯之失物

須自戒決不許晝寢之等乎殊並署在于壁間裸々一塊

相依圖碁子聲丁々喧嘩爭道傍觀羸ハナモク着當局喫

一迷東南風急矣立後邊助聲者把畢丸放在他頂

上裸々並卧手翻春畫本看到妙處或不能起青蛇吐舌裸

々圍案及食紅綠伴公甚恐他繆算數一裸叟吹烟

而坐引頸下窺指着梯下一人曰伴公不看乎可惡

那亂用湯水者鄰家野郎也夫水也者五行之一亂

用之亦可乎人間一日無水火則死矣豈可不慎用

叩一知万人物如此推知其不惜金其不戒火將說  
出一條理窟來伴公仰面指示壁間題額訊叟曰僕  
未審額面文字所謂俳句邪抑狂歌邪叟曰俳歌是  
也狂歌俗稱曰不知有何風味曰似而非者究竟無  
趣不是唐人寐語日本人寐語耳都俗謂難解者曰唐人寐語世有不可  
解者為之自稱大人大人所以為大人全難理會公  
亦不可解人自己所有而不解為何可嘆哉公職冗  
自今少讀書曰如何及此僕欲學唐樣未暇請問當  
今誰為能書曰所謂烏賊世間皆是也孰為能書指  
頭結字胸中不立文字並達摩門人且書足記姓名

抽筆來為此不如為彼公少讀書伴曰聞近有千筵間  
宗此語善作一大字者不識何如叟笑曰學屠龍者學得無  
用此亦一段不可解事叟自進膝不省火頭覆烟墜  
膝頭叟惶遽喪失笑  
際晚混雜復沸吊燈晃々真如白日猶備偷兒中央  
又設一高床更出一南郭左顧右省為撮發之眼碎  
雪竹返魂香枕邊之臂松不落綠曲同音異音同節  
殊時揚鬨聲挾以邪許聲水濺桶飛口聲將頰方此  
時也湯滑如油沸垢煎臍衣帶狼藉莫脚容投蓋知  
蟲與蟲相食女湯亦翻江海乳母與惡婆喋々談大

娘與小婦，聒々話飽，罵鄰家富貴，細弁伍間，長短訕  
吾新婦，訴我舊主，金龍山，觀音妙法寺，高祖併說及  
其靈驗，鄰家放屁論，無遺焉。既而析報，甲夜，爨奴早  
向槽底脫糲，數客闌入，伴頭急止，曰：「既已漏矣。」客曰：  
「大敗事，沈吟而本。」一日兩浴，三錢費，糠好熟者喜，温  
者療寒者貪，淨者千磨百剔，除污放光而執，能洗心  
湯盤銘曰：苟日新，又日新，庶幾都人併心，滌之六根  
清淨。

混堂或謂湯屋，或呼風爐屋，堂之廣狹蓋無常格，亦  
畫一堂，作兩浴場，以別男女，戶各一當，兩戶間作一

坐所，形如床而高，左右可下，監此而收錢，誠事者謂  
之伴頭，並戶開牖，々々下作數衣，開牖側構數衣架，單  
席數筵，界筵施闌，自闌至室中，霤之間畫作板地，為  
澡洗所，當半通溝，以受餘湯，々々槽廣方九尺，下有竈  
變槽，側穿穴，浮湯送水，近穴有井，輓軼上水，室前面  
塗以丹，獲半上牖之半，下空之，客從空所俯入，此謂  
柘槽，口牖戶畫以雲物花鳥，常鎖不啓，蓋蓄湯氣也。  
別蓄淨湯，謂之陸湯，爨奴秉杓，謂此所曰呼出，以奴  
出入由此也。奴曰：若者又曰，爨助今皆僭，呼伴頭，  
者此僭等秉杓者曰：上番執爨者曰：爨番，間日更代，又蓄



冷水謂之水舟浮斗仕斟陸湯水舟男女隔板通用  
馮小桶數十以供客用貴客別命大桶且令奴摩澡  
其脊乃觀其至伴公枅報客每五節投錢數緡勞其  
勞云堂中科目大畧如左曰官家通禁可守因也男  
女混浴之禁最宜嚴守須猛戒火甚兩烈風收肆無  
期老人家無子弟扶浴謝為病人惡疾並不許入且  
禁赤裸入戶附手巾單頰者日月行事自  
開迄來妓館亦貯清湯藥以香木菴以珠玉佳麗香  
潔以待遊客本是不潔淨所恰好用潔洗其不潔但  
謳云報言神紙墜開坡常神拾去戴來還插來此手不潔

洗直撮佳散直舉杯不潔可證古衲一休言曰男女  
之樂抱其骸耳此手豈不真上加真乎然人之惑溺  
亡家於此手墜身於此手此手可畏冶郎戒戲  
異於彼二三子與援嫂之手誤死此手死道路哉焉  
得大葬弗得令小子答手也  
酒宜浴後之渴食宜浴腹之虛乃烹家亦清之而香  
棟玉餐與彼競美々味香温使人體痴口呆是所謂  
素封恣飲食之霽然或聞士而嗜珍味也大夫而好  
佳温也私買其味私訪其温顧可羞哉猶且舉辱諸  
人曰某亭嘗異其樓試香不知為有識笑哀夫如居

士則宜嘗矣而弗得為宜試矣而弗得為奈無錢何  
前人所謂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適者是也此之不慚  
哀而徒哀彼可哀之人意亦為彼可哀之人所哀吾  
可哀也杏棟王鷲繁昌都內所為勢固可然更有一  
浴湯又湧大都會開熱景溫泉是爾千壺万甕破千  
里溝穿之溢之豈不妙而便乎都下病客坐浴於千  
里之藥泉亦霽太平之餘流也居士素好溫泉嘗言  
恨江都內無一所湧溫泉今而思之或有一拘千金  
亦復為素封家之物居士欲浴世得乎鹽齏醫寒  
燕室取溫思是終身得者

手中最低六十八錢雖貴不過一百餘錢蓋常值也  
長二尺有五寸治遊子弟或用三尺妓館烹家並供  
其家中頃者予見人袖好染手帕訛之曰值若銀  
且其人言精緻良染雖居士有目可認試握之予乃  
褻此拳之手中物無物輕軟之妙口不可言獨知  
之於心耳居士笑曰手巾用此拒彼其手何如手則  
可畏巾則可惜

居士前年住谷中三浦坂下家在藪澤間地鄰根津  
刺街嘗有句絲竹聲和猿鶴聲側近風俗之惡可知  
然衙門外每且見一茅男扶負老父往泥堂感激藏

九  
懷後李蹊知章等至談及之得詳孝子通稱斧其  
父老病不能起然喜浴倍他日以故每晨負往澡摩  
淨潔至父快云而止風雨不怠予不覺感泣乃贊曰  
泥裏君子糞中水仙二客見予感激不措請使予貽  
一言益勉其孝養即同春山文齋各賦一絕且為之  
序緣二客轉遺春山詩云日邊桃碧雲間杏都向春  
風鬪衆芳窮谷誰思秋冷處五蘭花蕙放幽香文齋  
云竭力詳心養老親出天孝義感天神白頭不是窮  
經客可比孔門負米人當時居士心期庶幾異時  
官賜褒之日或為之證而予無幾移家卒不與孝子

接一言而去折指三年于今々不復知孝子孝益進  
乎老父尚無恙乎官旌孝乎神福之乎否今日轉  
筆至此偶動前日之心因贅記焉

散樂 俗謂之能

世旅况夢中思遠行萬里無程期箇這蜀中人民  
生者

虛生曰我在人間未肯奉佛安閑送日實多聞是  
有高僧現住某山念一來聽身後大事今乃急於  
來 口中言急脚則極緩

回顧故天遙々已遠山復山川又川雲栖昨日暮水

泊今日春早已到着邯鄲

盧生曰所聞邯鄲枕此是歟

一夢宜試應天公賜日影未殘假寐少時

盧生使者出曰請起受勅生驚曰不知何故

楚王遣使讓位盧生偶然登阼不審其情

使者曰想君自有此福請速上與

玉輿煥發原不乘慣喜意真如向天津渡雲棧何省

片時之榮終屬一夢之幻樂哉王都風色麟閣阿房

映射交光丹墀玉堆繡戶風香人麗夕物煇々雖遊

彼寂光土安如此樂且康五世居士傳因坐睡耳辺唯聞洋々音久之氣蘇則亦適見盧生作夢覺狀

盧生夢醒恍然而起五十春秋歡樂已矣三千宮女

絃歌之声化為一道松風數百宮殿佳麗無跡身在

邯鄲客舍中王位榮華千歲之壽皆是黃梁一炊空

南無三寶南無三寶思之是枕能教人出離塵蒙塵

傳曰神其尊為俳優記觀載皇極帝四年中臣

繼連教俳優某解蘇我臣佩刀事俳優名亦舊矣後

曰散更曰猿樂而田樂者由猿樂出俗說田申省字申即猿盛行於

北條氏時至足利氏鹿園慈昭二公皆好猿樂伶

工觀世氏於是乎出而猿樂復盛田樂遂衰寬正中

觀世氏舞猿樂于紇河原是為勸進能之權輿爾來  
續行不絕之於千載之今且今而三綱五常外觚而  
觚者除此天下無復有焉亦清世餘事繁華一具天  
保元年秋觀世氏設勸進樂場于幸橋外演戲百曲  
限以旬日鼙鼓龍笛以鳴太平予來觀值弟十一月  
樂名一曰邯鄲二曰土蜘蛛三曰雲雀山四曰鉄車五  
曰融觚不觚士不士商不商儒不儒世皆然矣而千  
古一日覽古於不古中者不亦妙乎然既已古矣不  
復甚上今人眼觀者多倦因知儒而儒者亦不上今  
人眼

天保二年秋猿若勘三郎繼世踐坐照例作古演戲  
陳古什具予不往戲場者廿年于今然聞其古字也  
觀古之觀欲試一觀而適遇一賞古客之邀因得觀  
焉戲臺一面作散樂場人亦散樂也物亦散樂也既  
而呈伎則鼓声笛音皆澁且低更雜以三弦似而非  
者終不得為散樂也始覺前日之睡可惜初陳古器  
數色錦綺爛燦裝匣先揮居士遠在聾樂棚不能細  
審其為何物纔認官所賜金麾而已今團十郎白  
年纔可十歲許一拜一白詳演說故事然稠人中無  
少屈色声朗辭達可謂市川氏有子成立可想嗟嘆

而歸寬永元年中村氏戲場開基續行者二百餘年  
其家相繼今至十二世云

葬禮

二氣蒸々生々之理，萬古不竭，千彙萬品，方死方生。  
入機出機，為人為馬，一閭伍中，左次平翁，巡四國為  
猿狙老聃，指此謂之，衆妙門，孔子由是而出，焉救伽  
由是而出，焉柳原夜唱，出自是吉原名妓，出自是大  
福餅師，出焉煨薯蕷，出焉一莖百金，萬年青，世人棄  
四錢一束，小松菘，並由此出，而為十々万々色，則不  
知今生封侯，前生何所，焉骨安知今日，靜軒居士後

來不何邦而為太平，豐富，皇帝然焉，骨之與封侯，有  
辨焉，辨豈無因乎哉，嗚呼，普天下惡書生，彊為善而  
已，出于爾者，反于爾，勿道魂魄歸天地而已，積善之  
家有餘慶，聖人言焉，東隣喪親，西舍舉子，呱呱哭  
南北互和，小塚原火人場，常不絕烟，回向院，投葬壞  
骸骨積薪，八方，郭門日出，幾百葬，然而今之繁昌，戶  
數歲增，則可知，生息倍死，穩婆繁昌，可從知也，士大  
夫葬儀，國有例，典家有所受，非作者所得而知也  
庶人遇喪，懸簾旌凶，伍家匍匐，弔客便往，踰日而葬  
殯祖無就，遠之漸，棺槨徙家之貧，富喪主以下，總麻

大功之親，儀服帶孝，剪髮束髻，豈括髮遺法乎？編笠在首，豈免經遺樣乎？燈籠揭畫，蓋照幽路之意也。知生者知死者，畢會于葬，其且幹人先走寺，張懸紙于門，書曰某街某氏功德院也。和尚喜可乞兒羣迎，僧往既而強飯數桶，連土瓶茶碗車載輸來，幹人此為期上本堂位置靈具，書記執筆對簿，早有送客先靈柩至，或徑通名去，或有一人而數名者，既而柩往，昇之上堂，置于兩楹間，主人就東階容就，西階挾楹而坐，楹內兩邊備僧羅列，鳴鐘誦經，和尚警咳，徐々出來，從容向柩，舉拂而謂曰：夫惟本是何所，馬骨今逝，復向

何天，將巡四國為狻狙耶，將浮江河為蛇鱸耶，鱸乎我能噉若和尚元，不嫌羶拂一拂曰：去來何所，在煨薯一竈，烟喝賓主以次，拈香事畢矣。延客側室，主人稽顙而拜，獻茶供飯，一時混雜，梵娘幹事，賓皆袖飯而出，舉投之，乞兒昔者齊之繁昌，有墻間肉以養一妻妾者，予謂千古一人而已矣。何意今世亦有其人，閱是日也，參幹人中，左接右應，駿走執事，便目所注手，所觸強飯茶碗，連土瓶抱之，遂逃於混雜中。然道路之言安知其果然否？亦弟足以推此都繁雜耳。不義之祿墻肉也，爾不義之錢強飯也，爾墻肉之生不

如死也強飯之生不如葬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而謂儒也則不可矣藉虎威即狐爾非人也矣設狸  
 術即狸爾非儒也矣與狐狸而生無寧為狸而悅和  
 尚之口乎山鯨煨薯悅口者猶有數世或有欲儒葬  
 者曰願死不受佛氏引導思其人生果有儒行乎生  
 無儒行死用儒葬不亦戾乎以下投於投壙之費少  
 事約而可也且夫今佛氏不佛氏識淨土者蓋少矣  
 居士夫惟真如月明和尚之德不明受之同於不受  
 又何難哉且人為墻肉強飯之生雖受明僧之引豈

得到西方乎  
 去歲者秀佳路考二優同時駢死泣天哭地兒女為  
 毀念言如可贖百其身及葬四方來觀棺槨之美衣  
 象之麗弔者大驚蓋有力者為之資也居士聞之仰  
 天大息何也曰前者吾友齋藤氏陶華先生死家無  
 餘財不能舉尸桐棺三寸纔獲之於貧弟子貧朋友  
 之手嗚呼哀哉先生名誠字子明賦性孝友意氣爽  
 邁交友先施以厚接人青天白日毫無虛設甚有古  
 豪傑風然以無狐威狸術故不獲有力之助一生貧  
 困飲志而卒惜矣哉橋園先生祭文略曰君之在世



知雄守雌毀譽不苟言孫行危恂々翼々辟鮑居芝  
誨人不微訓導無私貨色弗顧權勢弗覩獨所樂者  
吟哦壺卮醺必佳句頽脫巖々盡情極致可以解頤  
曾不存稿無意後貽零紙千序雲飛風吹欲輯成編  
亡羊問誰予每遇先生輒相共嘆之而先生嘗謂予  
曰人之於世生死並不可不借有力之資也泗上之  
菲蓋亦依有力之子真不然也何諸子揖去且梁山  
將崩曰賜爾來何遲此亦一證居士拍手曰心喪亦  
子貢之斷其主喪也必矣且肥馬之子為志此亦有  
力因思使子路在必慍然非典故緼袍力之可能也

則想應與原憲皆遠巡有愧於子貢先生笑曰想然  
矣夫聖人猶依有力之助然則欲不依有力而立名  
欲不入官儒門而干祿難矣哉

夫子曰與其易寧戚然孟軻氏云君子不以天下儉  
其親遂使天下後世盡失之於易何言之過哀戚不  
至衾美耀人不亦卑乎得為而為可也何也人之資  
不得之為不愚則狂聞近者都人為其所愛優蟲蟲  
相競數百一連結衽醜錢捐此助其聲勢俗謂社曰  
連何連誰連各建其號乃至貧不能一時辨金者壁  
問懸筒每日課威若干錢抑何功德與神梁佛塔課

造管錢甚相類為因聞連愚相約刻日買越後舖絹帛場言今日為優某買多錢善買以多為勝一日者愚輩將歸天已黑矣驟見數夥羣來不通名字拋提燈數百而去訊之則亦出於為優某愛其所愛之為奇哉事也嗚呼此土而有此愚此愚而為此奇此愚之多此事之奇此都繁昌可以知焉

神明

神明亦南郭一繁昌社也一坐戲塲數棚觀物揚弓肆冶郎院連演史落語所縱橫園社一夥士人一夥僧侶林箭雨簇拙手爭巧簇彼有的以祈爾爵蓋以

酒賭也其容右手不如姊左手之巧只見纖手挽起紅袖觀音一臂嫦娥代夫拈弓摘箭看括于鼻以簇香頰又添着一捻醫痕來弦盈羽飛正是秋月行天流星落地絲々林々鏑去羽咨百簇百中舍矢如破早已安排一壘酒釀來勝飲不勝射法古例嬉舉解付客且謂曰謝縱觀唐人都俗呼異邦人總亦唐人全主等蔭幸々今且說唐人為下物使婢側而聽之僧揖讓謂土曰不笑曰如天竺吾能談之琉球非吾領分請君略說士點頭說出曰聞日本之南一千數百里而有島焉東西數十里南北數百里幅員繞以我靖地眼雖大猶小

以其形似<sub>二</sub>虬龍浮流<sub>一</sub>故謂之<sub>三</sub>琉球<sub>一</sub>或曰<sub>二</sub>瑤求<sub>一</sub>又曰<sub>二</sub>流求<sub>一</sub>記錄<sub>二</sub>所載<sub>一</sub>尚有數字後更<sub>二</sub>琉球<sub>一</sub>閩關之主<sub>三</sub>稱<sub>二</sub>天孫<sub>一</sub>或言<sub>二</sub>我天孫<sub>一</sub>其<sub>二</sub>尊之子也<sub>一</sub>娣容<sub>二</sub>嘴曰<sub>一</sub>如<sub>二</sub>然<sub>一</sub>唐人亦吾親族胡不<sub>レ</sub>剪髮剃髯<sub>レ</sub>顧謂<sub>二</sub>僧曰<sub>一</sub>主頂如<sub>二</sub>分<sub>一</sub>他頭髮半彼此穩當且使<sub>二</sub>主披<sub>一</sub>半掛<sub>二</sub>想風度<sub>一</sub>何如哉僧<sub>二</sub>晒曰<sub>一</sub>休朝<sub>二</sub>七引滿<sub>一</sub>一酌復說曰我保<sub>二</sub>元之乳<sub>一</sub>源為<sub>二</sub>朝入<sub>一</sub>海至彼<sub>二</sub>大威<sub>一</sub>眼其國民娶<sub>二</sub>按司某<sub>一</sub>妹<sub>二</sub>生<sub>一</sub>舜天者娣曰<sub>二</sub>主長<sub>一</sub>大有<sub>レ</sub>力可謂<sub>二</sub>今為<sub>一</sub>朝獨<sub>二</sub>奈射<sub>一</sub>拙士曰<sub>二</sub>叱<sub>一</sub>密<sub>二</sub>烏舜<sub>一</sub>天長為<sub>レ</sub>按司適<sub>二</sub>其國<sub>一</sub>乳而舜天雄<sub>二</sub>偉有<sub>一</sub>略平定<sub>二</sub>四方<sub>一</sub>遂立為<sub>二</sub>王<sub>一</sub>後又大<sub>二</sub>乳<sub>一</sub>國<sub>二</sub>系為<sub>一</sub>三<sub>二</sub>鼎<sub>一</sub>足有<sub>二</sub>年復<sub>一</sub>合<sub>二</sub>為<sub>一</sub>一<sub>二</sub>娣<sub>一</sub>扶

且<sub>レ</sub>探喜曰今日之<sub>二</sub>占<sub>一</sub>不<sub>レ</sub>三<sub>二</sub>則<sub>一</sub>一<sub>二</sub>僧笑曰<sub>一</sub>此則異<sub>二</sub>彼百<sub>一</sub>發<sub>二</sub>百中<sub>一</sub>雖<sub>二</sub>娘<sub>一</sub>可得<sub>二</sub>烏乎<sub>一</sub>

小<sub>二</sub>斯抽<sub>一</sub>矢<sub>二</sub>威筒<sub>一</sub>持<sub>二</sub>筒<sub>一</sub>審固<sub>二</sub>覷得<sub>一</sub>親切<sub>二</sub>一氣<sub>一</sub>吹<sub>二</sub>送識<sub>一</sub>的有<sub>二</sub>響<sub>一</sub>鯨鐘墜<sub>二</sub>鬼怪<sub>一</sub>走<sub>二</sub>雷<sub>一</sub>金<sub>二</sub>時<sub>一</sub>面<sub>二</sub>前<sub>一</sub>魅童送<sub>二</sub>茶<sub>一</sub>賴<sub>二</sub>光<sub>一</sub>頭<sub>二</sub>蜘蛛<sub>一</sub>撒<sub>二</sub>絲<sub>一</sub>戲具<sub>二</sub>百色<sub>一</sub>應<sub>二</sub>響<sub>一</sub>轉<sub>二</sub>機<sub>一</sub>奇<sub>二</sub>怪<sub>一</sub>現<sub>二</sub>異<sub>一</sub>呈<sub>二</sub>變<sub>一</sub>甚<sub>二</sub>有<sub>一</sub>古色<sub>二</sub>蓋<sub>一</sub>前人<sub>二</sub>所悅<sub>一</sub>此所以<sub>二</sub>外<sub>一</sub>今不<sub>レ</sub>復<sub>二</sub>多<sub>一</sub>觀焉昔者<sub>二</sub>武王<sub>一</sub>克<sub>二</sub>商<sub>一</sub>散<sub>二</sub>軍<sub>一</sub>郊射而<sub>二</sub>貫<sub>一</sub>革之射<sub>二</sub>息<sub>一</sub>周末之亂<sub>二</sub>貫<sub>一</sub>革復<sub>二</sub>尚<sub>一</sub>孔子嘆<sub>二</sub>之<sub>一</sub>曰射<sub>二</sub>不<sub>レ</sub>主<sub>一</sub>皮<sub>二</sub>於<sub>一</sub>戲方<sub>二</sub>今<sub>一</sub>太平之<sub>二</sub>久<sub>一</sub>士人<sub>二</sub>肄<sub>一</sub>貫<sub>二</sub>革<sub>一</sub>餘暇得<sub>二</sub>遊<sub>一</sub>這<sub>二</sub>戲<sub>一</sub>射場<sub>二</sub>內<sub>一</sub>豈<sub>二</sub>不<sub>一</sub>昌平之<sub>二</sub>沃<sub>一</sub>乎

一席高宴酒酣人顛三線鼓笛並手在列婆娑長袖  
煽拂紅燭翩躚輕裾捲起香塵左麾右盼東走西旋  
商笛急響絲扇飄空羽絃徐按細腰倒地十六天魔  
歌舞菩薩廻翔極態舞蹈獻趣禽戲蝶驚一人拊掌  
一人鼓盆二人戰指在傍絕叫

夜已闌矣翠帳深下錦衾一暖酒滄香燼微音愴哀  
歌曰燭火愈熾影愈昏始覺烟波湧月痕自哀鷓舟  
火已暗胸中暗夜迷乾坤離別誰知多少恨一夜江  
頭欲斷魂歌畢一酌仰盃澆送愁腸攬淚謂郎曰一  
且盟寒不得嗣為兄弟如之何哉僕將速歸鯉書雁

信莫惜數字假令舊府有倒斫子之女久八幡并  
不易弟色明年瓜時儘復果來裝布帛平齋楮墨乎  
烟草也茶也國產色々從弟所欲聲濁舌煩郎甚不  
欲聽肚裏冷笑謂朝不待夕那用來年且除黃金外  
又何欲之乃口應之而耳則屬鄰隔壁有人欬歔泣  
訴曰弟原生上國幼父母見眷家財盡落叔父手叔  
無賴欲博為生無幾財索鬻弟此境弟甫八歲他人  
言天哀如何哉十一始畫眉不嬌之歌舞朝晚遇督  
責不欲之紅袖每夕侍床蓐觀閱既多受侮不少十  
三轉賣遠至此都世態未解人情未嘗嬌養不慣待

客失愛，世家赫怒，刀針見血，倒懸深上，被楚尻頭。喜也  
苦痛如何，哉真地獄，呵責客多，閻王罕見地獄。喜也  
夕數客莫見，匪牛頭莫逢，匪馬頭。馬頭，苦痛，喜也肺肝灑淚，  
眉額上笑，意思如何，哉幾度環帶欲死，未能靜言思。  
之悟，六前因，所<sub>レ</sub>有青春易老，桃李將謝，問花之客足  
跡漸少，何緣何幸，今者偶受君數夕恩，弟百年又誰  
之依，大慈心非君濟度焉，得出離此穢土，願早<sub>レ</sub>果  
約籠鳥，一旦翔空，山中三間，栖雲眠石，弟能甘心將  
欲着在君傍，拈香取汲，一修<sub>レ</sub>雙親，追福一<sub>レ</sub>嘗身後樂  
地，木魚樂聽，疏荷何厭，同利偕老，庶幾了箇浮世密

語斷續，一言依，一言時，淒風颯至，珠簾捲，兩增上寺  
鐘，一声撞落枕邊來。

有一郎，少帶英雄氣，上<sub>レ</sub>廁摸<sub>レ</sub>凡覺肉，甚減<sub>無</sub>，切嘆曰  
昔在玄德見<sub>レ</sub>髀肉，生<sub>レ</sub>不覺流<sub>レ</sub>淚，吾則與此異，烏亦丈  
夫也，然學<sub>レ</sub>女樣，豈期<sub>レ</sub>操<sub>レ</sub>戈手，却照<sub>レ</sub>鏡，鸞紅袖，包羞粉  
黛，術媚子南夫也，我甚愧<sub>レ</sub>世間有<sub>レ</sub>氣女娘，以剛居柔，  
夫子凶也，喪<sub>レ</sub>其資斧，繫<sub>レ</sub>困株木<sub>無</sub>，古人不<sub>レ</sub>言乎，寧為  
雞口，無<sub>レ</sub>為<sub>レ</sub>牛<sub>後</sub>。廿歲以上，真為牛後可嘆也，哉彼梅兒者，亦上國貴  
公子，遇<sub>レ</sub>家傾覆，身落<sub>レ</sub>賊手，拉<sub>レ</sub>來<sub>レ</sub>江戶，將<sub>レ</sub>貨<sub>レ</sub>之，然不肯  
卒<sub>レ</sub>遇<sub>レ</sub>杖殺<sub>レ</sub>世<sub>迄</sub>，今<sub>レ</sub>悲<sub>レ</sub>之，然徒<sub>レ</sub>悲<sub>レ</sub>其死<sub>耳</sub>，兒如<sub>レ</sub>不死<sub>將</sub>

亦為我今日汗辱從人生不如死吾常恨不早為兒  
之死也顧普世間男而不女者有幾多士也儒也亦  
從人蕪張爾享物謁薦書畫乞會屈頭屈腰孰若屈  
死學問換鉅斗升釣祿外賂內謁只恐其後諸疾聘  
儒乎儒聘諸疾也前夕偶閱一藩客說曰吾藩一星  
落便眾星拱之旋統注光西極之揭雖未上不知五  
百石之牌墜何人之手想其眼張胸悸何如哉古人  
泣脾肥令人泣腹飢男兒窮斯可死矣無義之仕君  
子不為君其奈何然也女不夾士或其行我死方彼  
志未可必為賤劣也履声在外郎急自內咳

鏡頭舖

史進青龍九紋翻風忠常紅炬一把揮日布帷紙障  
絲画爛熳各作記識以為招牌戶內一邊具沐盥水  
甕等物一邊安胡床以待來客舖主曰親方助業者  
曰剃出劇舖定中央安置一箇剃櫛具匣二人夾匣而  
立焉其人多蓬髮刺髻居其職然不修之於其身與  
諺所謂儒者不修身醫者不養生一同軌轍初下蓬  
必自左鬢先畧櫛乳髮而始行剃刀有數頂者有從  
腮者客聽剃出之命頂腮全剃遂把密篋極力剔垢  
索以絞上餘泥更凡髮根數搨取瘻客叫快遂向頂

上灑水少許，捏巾拒之。客又呼快，乃令客更自灑髮。間爽涼，清剃生光。初擗至此，剃出主之客，遂以頭託親方，手親方更操刀，虛剃撫以示丁寧。始施香膏密篋，復篋。又用疏篋總會衆髮，括以假綸，又膏。又櫛終用掠頭，緊括作髻，向前屈之，還挽寸許出之。於後謂之麻結。麻結有數種，曰銀杏，曰子麻，結曰九麻，結曰知餘，倅麻，結曰本田，曰他幾，年曰比加，越曰苦追，志二十八錢，從客好，雖貴客加以四錢而已。無如混堂收五節錢外，菖蒲、忍冬、桃湯等別為貪錢工風者，獨年頭剃客皆投賀錢，謂之初剃，自雖貧者投一二緡。

居士頭在  
一、二、編列  
至豪客擲數銀，劇鋪銀錢積等，親方之身從好件々，麻結並係庶人頭髮。至士大夫，咸多髮。大東世目之曰糞船，束藁乃有黔首，而多髮者人戲呼為春画世子。大東則家有其人，非此鋪所與也。聞故鋪今在額內者九百六十四戶，中分社四十八，額外者無慮餘二千，則通內外其數凡三千戶。鋪以業繁，殿最為差，其值率自二三百金階上，一千金云。且每鋪別遣一二人，追戶售業，謂之補篋。乃與儒者往教異經，而同旨同音，而異功。一本剃刀，一把密篋，剔垢生光，能新入頭髮，非如那一部大學，一本中庸，不能以教。

入誠明率性條其舊汚者也詰且閑戶例至戊夜十  
鬢万髮頭々爭次親方腰折剃出腕脫已牌前後履  
跡殊繁有仰而欠伸者有俯而坐睡者背人讀錦字  
者鐸盤照艷鏡者磨齒者食烟者圍碁者讀書者俗三  
閑記七頭八髮以次俟而劇談紛出猥雜亦極冷郎談  
情細寫娼院之夕者叟舞口大誇戲場之古側近老  
婆之美醜品題無遺為遠方賣藥之功能不啻而可  
辨猛論相撲勝負優評演戲巧拙某所孿生乳兒某  
家情死男女飛語相報異事上變壞於置郵之命談  
入理則及儒及佛及神道與心學不二講神道別派似而非者可謂

一場談業矣

頑然一叟華髮眉髭赤頭放光所謂闇夜無燭可行  
者五十年前之通人自身番內之學士博識自許口  
給禦人一客叩叟曰叟常時所說如祭時趨街糊象  
乎大復晚中洲納涼繁昌秀鶴天公並優人妙伎絕藝想  
然矣但至極繁華之今日儒隨威威者蓋前日  
所無叟以為如何叟未覽儒人編號乎儼然大先生  
無慮數百門塾之大生徒之繁藏書之富肩服之美  
善盡矣美盡矣叟未讀先生某等所著中庸何本大  
學何本乎文集未觀乎詩篇未看乎考證別垢穿



鑿磨光利刀升庵西河讓步却退歐北竹垞啣指恍惚  
文則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汴秦跨漢直吞八大家  
舍杜<sub>杜</sub>咀李<sub>李</sub>咳唾化為珠璣獨恨腸之錦繡不能鬻市  
取利詞之金玉不得貸人占息言未既叟仰壁大笑  
局々然者久之拋錘撫腮把那赤頭掉一掉曰否々  
何給今乃君臣之懿文物禮制之盛以是言之所謂  
儒盛者固是也子則似以儒人言以此言之豈得謂  
盛夫儒也者何脩人道而已矣其教不出於民生日  
用彝倫之外傳曰仁人也又曰仁人心也心之靈妙  
謂之明德性之不偏謂之中曰善曰至善許多說話

要歸於欲教人為入而已便以斯文能濡其身者謂  
之儒異哉今稱儒者口掉虛舌身無實行言不顧行  
行不顧言矻々窮年徒極鑿說愚智為其大言壯語纒駭  
愚人予以道為盛而子以人為盛人豈得謂盛乎哉  
但其人多矣富矣逃儒善讀字矣善講書矣糊口足蓋此而  
已觀彼輩所著述者例皆明德新民章句異同之論  
不足讀也大言夫學庸之為道也在明吾明德與致吾  
中和而既已明之又欲使天下之人亦明之正心誠  
意者明之之工夫既已致之其效使天地自位使萬  
物自育致之之工夫始於慎獨孰言此是王公之事

士人之家與天子之天下同無籍兒之躬何異乎士  
大夫之家設使此兒明其德致其和果知其體中天  
下胸中天地平而且位為今儒人一有能使明之而  
平致之而位者否世儒弊到此地不去理會大言之其  
所貨殖而辟為貨財殖焉之其所好色而辟為大言辟於名  
聞庶幾永以終管辟於穿鑿無微不信辟於飲食食而不知其味辟於詩文文理深察且以有別  
只言有財此有用楚國無以為寶唯錢以為寶俗字與口吐此別字  
予嘗謂明德中和固非世儒所曉得而能得也庶幾  
教彼輩纔省察自欺慎獨之語耳此亦足矣此亦是  
矣大言夫天人合一天地與我呼吸一念微動即通天

感人則自欺欺天也不慎獨者不慎天也矜色張臂  
大言鼓舌聽之欲私心之愧君子視之如見肺肝  
天神臨之在其左右豈可不畏而慎焉乎其於論孟  
最極穿鑿忽聞駒履聲琤々看時乳婆惶急懷刺刀  
來請曰每夕煩擾願一酬親方睨曰乳娘吾嘗見  
得矣昨日昏黑在橫坊角離立密語不知談何等事  
其人誰也婆微笑不應而去

叟攬清細曰其於論孟最極穿鑿徒誇談博曰某說  
若是曰某鮮如此非甲是乙臆斷折之猶如骨董店  
上排百貨品物菜蔬肆頭陳八百果蔬闕如存疑聖

人善之所謂博文者非穿鑿之謂也大人能格君心  
非今世儒服者果有能格之之數人歟寡人有疾曰  
好色宜服文統曰好貨宜服方金謹對曰大王為之公劉亦然  
此些疾病何害於事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曰此謀  
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賦斯民賜爵斯商假官  
與商謀之而商不辭則是可為也弟子曰願聞先生  
之志曰妾者安之諸侯信之富商懷之田舍里長必  
有學問如吾者為不如吾好穿鑿也克明俊德允執  
其中是書教之大目審是等語而已古今論篇真實  
辨序書生常談無用今日樂而不漁哀而不傷閱卷

說中思無邪而德明矣可怨而怨時中也子夏所謂  
禮後乎了貢所謂切磋琢磨是古人解詩本領區々  
何論字句間一陰一陽之謂道可潛而潛可躍而躍  
以陰陽消息觀人事進退要欲教人元亨如天爾人  
如天而人始得為人也識卑者泥象數見高者陷神  
理漉魚用筌象數可取無益於進退神陰人陽雖二  
而一陷則泥々則偏或至無用於人事亂臣懼賊子  
懲春秋趣意說此而足禮或成漢人午前聖遺文蓋  
亦居多何如不講儒人多不講禮老莊諸子或其言  
可取然專之亦非儒人業如韓非則誤人害事孰言

人君必讀之書弗思之甚也廣知見於古今興廢勵精神下忠孝事蹟史不可不讀也而今人讀之際皆不過細憶其事以向人談之示自己彊志此而專之非學問之道也况乎輓近穿鑿之書為永晝一冊驅睡之具耳獲此珍之先生或惡聽乎蓋不欲夢見周公也師已惡之弟子如何不然十三之經未解其一徑走後人鑿書繩頸雖股終夜不寐以困無益不如睡矣其僅知讀字作文不知世有人自謂英雄豪傑我才足以名天下自高踰度自重過分斯子多是村兒不里正之子則上豪之弟不然也亡命浪人不

然也庸醫子姓初識大成論句讀謂醫賤業也賤者自士大夫之貴而言之不知今儒業賤更賤醫者人間司命其有用于世天下莫急焉然不善之變自以為是擲匕斡藥研使三世傳來藥籠卒曝骨董舖痛夫揮扇子謳高砂浪士本色售儒敗俗不如售謳之善乘邦之本之農不作田而作詩賣牛買刀靴鞋贖袴頑然一書生似士不士為商非商醫風凜々農氣如生多是類寺院士輩其心以為天下莫貴儒焉偃蹇睨世倨傲陵人蔑視王侯非毀神佛甚至議國家事退而省其私冶遊放肆蠹飲蒺

狂一斗倒壺非讀滿書鴻門之會劍舞驚隣其及窮  
乏典聖經無忌憚就人借金假而不反曰四海兄弟  
督債何急請俟得志他日大報不官儒門出身得志  
祿不過數百石窮迫已極  
遇三三之旅三三蓬飛萍轉流惡四方書生道義  
之尊變為蠹世敗俗之物豈可不謂大哀也哉叟言  
畢大息賈生傳米人息  
繼世不絕

客又問曰今儒既得閉命古人何如曰見道者亦罕  
矣大言以予所聞藤樹先生伊藤氏諸先數人而已但  
聞藤樹學依王氏見何早也學堯舜須依孔子學孔  
子須依子思惜矣哉大言其他如徠翁徒學則富矣博

矣未知心術何如及至近時豪邁尋落故縱輕薄之  
徒駢轡嗣出儒人墜地弟子病不  
能起不幸其能讀字世輒錯  
呼為儒儒風之惡頽靡爰極天運循環墜風將揚然  
宿儒先輩毫無氣力天下無金  
剛力識卑則外莊內柔固不足  
言識崇云者身無檢束事多脫畧飲酒罵人忘世愛  
林要亦非真高也彼冢封要錢太守此當任完體將  
軍假面弔喪債手屠猪其餘皆是飯囊肉袋大言噫世  
無真儒也久矣佛士亦然教者溺論禪者墜空一心  
三觀觀不得九年默照不放光瞽索大言日彌陀於淨  
土秘密祈禱唯福其身念佛題目縱令有成佛之理

平生諸惡奈恒沙之多持戒不<sub>レ</sub>茶<sub>レ</sub>點<sub>レ</sub>心一番或盡三日之食一粒米如須彌律家之腹亦大矣哉嗟夫三界萬靈一切衆生將欲濟之度之以教到于那<sub>レ</sub>窣<sub>レ</sub>土是<sub>レ</sub>秋尊大慈悲心苦行捨身博施濟<sub>レ</sub>衆<sub>レ</sub>子孫何物殺身成<sub>レ</sub>仁<sub>レ</sub>孔子<sub>レ</sub>今僧孰能此心為<sub>レ</sub>心飽食暖衣遊手居<sub>レ</sub>世弗復如彼<sub>レ</sub>屍<sub>レ</sub>鐵<sub>レ</sub>二渡舟子苦辛操掉日濟千百人若<sub>レ</sub>有<sub>レ</sub>功德之在紫衣珠拂美則美矣記念圓頂僧則僧也半畝開田與俗訟百八煩惱與魔競夫不立文字者達<sub>レ</sub>六<sub>レ</sub>別傳諸宗僧侶今<sub>レ</sub>六<sub>レ</sub>奉<sub>レ</sub>教外之教一尺之書或不能讀繞以臆誦先師口授經文塞為僧之

責<sub>レ</sub>論語之論字亦不識曰儒者我道之一教責之可也何讀其書未嘗省躬在於君臣之懿刑政之美儒道威世中而浴於德之可仰焉不養妻食肉者終其道之制非<sub>レ</sub>仙之妙所也守之為僧々亦易々也哉熊次氏有言曰皇國可<sub>レ</sub>稱<sub>レ</sub>神書者三種神器是而已三種者即知仁勇乃<sub>レ</sub>親<sub>レ</sub>之莫<sub>レ</sub>如<sub>レ</sub>中庸者善哉言乎神之為神豈異神乎<sub>レ</sub>親<sub>レ</sub>氏見<sub>レ</sub>之謂<sub>レ</sub>之<sub>レ</sub>仙<sub>レ</sub>神家見<sub>レ</sub>之謂<sub>レ</sub>之神儒者見<sub>レ</sub>之而謂<sub>レ</sub>聖謂<sub>レ</sub>神佛亦在天地間神亦在天地間而弗得出於一陰一陽闔闔呼吸外便是一切衆生具<sub>レ</sub>仙性而天下生靈備<sub>レ</sub>神理神豈遠乎<sub>レ</sub>仙豈

遠乎誠之不至，德之不明，卒終於遠也。已儒人，  
無誠不明，是心學不二講之所以行也。國學者流，亦  
爾。考證穿鑿窮力，訓詁神理，則置諸度外。善歌者  
不復見，感天泣鬼之誠，但取風月之興。今詩人相  
似，近日詩風萎蕩，纖弱輕薄，讀之嘔吐，詩志也。詩人  
胡不作吾詩？曰：唐曰宋見，既卑矣。味未與詩便與俳歌者  
流，亦不甚異。為世有俳人者，以國字屬聯句，瑣々小  
伎，以為獲玄珠，自滿自賢。所謂天狗井蛙未窺海若之家，  
其心以為治天下具之想，耳哉！其滿本係無才無識，  
不能讀字輩，妄意援筆，雌黃初學之句，原無着落，究

竟可解不可解，物宜矣。箇不可解，人惡能為可解。辭  
如以不可解為可解，天下何物無不可解？夫俳句者，  
流自連歌而連歌原出於詩之聯句，誠痔得車事愈  
下，得愈多。宗匠門戶比學士高，數等予每為貧書生，  
言之浩嘆，聞前者愚輩相議為芭蕉建祠，疏之于官。  
官令曰：無功德於民者何用奉祀？愚輩閉口而退。然  
其盛行于世也，士亦為之，大夫亦為之，而或閤有疾，  
而亦學焉，豈不哀哉！吐不可解之言，受不可解之教，  
如得啜點，亦為得鬼首之思，要被他愚弄耳。然猶  
如古俳人之句較愈，今詩人之不可解，不可解人多。

好茶事此亦畢竟不可解物客曰茶始何時叟能識  
否曰奈何不記談入港會有一丁男携落語標紙至  
揖親方直向壁問黏着紙去客皆注目言如可茶扇  
橋等彼亦明大人真落語家渠魁衆舌聒雜翁色甚  
不悅數檢食烟且候舌定

風波稍定翁惶忙說出曰類聚國史云弘仁六年令  
畿內及近江丹波播磨諸州植茶蓋此為始爾後中  
絕至建久中秋采西自宋歸齋茶來種之于筑州振  
脊山嗣種于梅尾種于宇治應安中 藤原相國嗜  
茶世於是乎咸尚之而 東山相公令茶人珠光者

講定茶儀及 豐臣氏千宗易更修飾之爾時賢將  
英帥亦咸為之然丈室屏人限客以數蓋亦託以為  
調密策之地非真嗜而樂之也玩物失志甚哉嗜之  
溺者或至以身不換一器此徒徃々身死絕後爾來  
世好之者皆溺焉善乎村瀨氏言膏梁之子籍以掩  
其拙千金買一盒百金贖一甌互相銜誇其於品水  
揀芽則蔑如也古人聞以茶今人以器真然矣今且  
以今所觀而言之前人聞器今人聞利今稱茶人者  
多類骨董家且聞以滋味飲食之徒君子鄙之哀斯  
若愚以器誇人以鄙為韻親方促曰叟臨次快濡鬚



曰談熟矣請從大夫之後親方曰非敢後馬不進也  
呼吏為馬妙々罵人之報耶々立至 叟曰親字不可使坐隅何日而學耶曰不

曾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

親方曰去歲偶見繁昌記者作者曰靜軒信士如何

如人書是甚書叟曰彼哉彼哉非信士也居士耳

猶謂慶士非他家居士也彼則編號紙尾所謂此外

相撲多有之之人那足掛牙且彼所撰事極猥雜文

極輕薄是裨官者流之言如此也鄉黨自好者不為

何況儒人何況君子非大學何本中庸何本經說子

史之言以無用之文災有用之材豈止聖人之罪人

今儒人之罪人也弗知猥雜為醜弗知輕薄可耻方

彼荷禪儒者更卑一等悉我閔彼某藩浪士不能筋力

之勞以賣大福餅無口可糊故乃售似儒之業似而儒非者

中南郭其實不能善讀字也况乎考證穿鑿要亦不

可解人嗚呼噫嘻顧豈止彼儒如彼矣亦不可解仙

如彼矣亦不可解真難解真難解天地雖濶何無一

人可解也猛着一小厮走来呼叟曰家爺剃未乎畫

膳將乾速歸叟顧曰歸去來兮畫膳將乾起向親方

曰一餐來勿退次親方隨目之曰叟嘗為不可解談

墨水櫻花

江流一碧自西北來截界總武直走于海富士技雪  
于坤筑波挿玉于良千里隔空雪玉遙々相照是此  
欄外觀也一船載酒宜乎觀月納涼固也宜于雪則  
平疇疎林宜于霜則渚葦岸楓寺宇叢祠宜于落葉  
之時風帆往來漁舟出沒宜于斜陽于曉靄綾瀨幽  
邃有宜聽蟲之名此江都第一勝地四時異景早晚  
改觀雨之淡粧晴之濃抹其奇其妙非吾拙筆墨可  
得而狀也伊勢物語云立江上而顧望則只覺來路  
之遠鶴師促日且暮便上舟沒水靄莫弗人動悲意  
會見水鳥浴流嘴啞並紅門之曰都鳥是也悲意二

字索真可想曠原為都之後築堤植櫻漸為繁華今  
則單上野架飛鳥山名如御殿山造置諸下流花時雜  
造亦復為江都第一若夫白小已孕新梅莊梅掃迹  
春風暢和薰暖困人數里長堤櫻花彌望淡々濃々  
雲暗雪凝偶顧西南則或訝風伯好事吹富岳千斤  
雪落來東橋至木母寺之間遊人如織只見筆蹟獅  
匠率羣弟子童男童女一連數百徐福求仙藥于東  
海人間復見鬼子母神一人擊斫爰以啟行行絃一  
色皆戴剪花誠齋有句一人々挿一枝花豈為七有  
年前預寫此間風光乎兒女欣喜戲嬉忘飢絲々与

落花齊飛，蹀躞與蝴蝶共一樣。又見宮女，結伴翠袖，披霞宮鬢，簇雲靚粧，麗服競冶，開妍各自窈。比於我中老尾上。某侯女官見院本鏡山 覩花間，肚裏暗祈，撞着三外樣男兒。優人團十郎号三外 又有擬大石義雄藩士輩，步々踉蹌扶醉於声妓之肩，楚聲而歌曰：櫻兮櫻兮，見詠歌。乳兮乳髮，乳如麻，古色儒人腰佩，瓢酒冠者之背，行厨任重童子六七行，詠先生惡詩。今樣僧流，身穿雨衣。晴天雨衣，自家通名 袈裟褚齋，寔童之手上，人頭上飛花，徒黏野合娘，從金夫之遊。田舎爺嬢為馬喰坊人，導一日，遨遊蓋延百年性命。子母錢商亦不得，不為珠盤珠外之遊。驟見

人羣狼狽，兒女滾倒。一道黃塵，眯人眯花，鞭場珊瑚，馬噴珠玉，馬兼袴跨人燕尾，披飄空則何藩，殺風士輩狂奔躍馬也。礼云入國不馳，又云塵不出軌，非走火也。非報急也。然使人覩花於鞍馬間，使花没乎黃塵裏，甚哉無情。花其謂之何。併藩士爛醉，先生惡詩。花兒絃歌，並此間殺風景也。花兒隊々，循行茶棚，強鬻絃歌，隨遣隨來，如掃落葉。圍花繞花，茶竈歲增，鹽櫻花湯，妙解餘醒。新製櫻餅，壓倒危圍粉，古風味。古人亦言，團子貴於花，况肉乎。况酒乎。飢與無錢，花亦懶觀。是屠沽，所以日益繁昌。條鯉玉鱠，一日傾万孟。

盤墨水酒名清醪一刻倒千樽。觀花料錢百萬擲於此。為居士嘗謂使花有知。一客數錢必檄之稅。青年妙齡既醉以酒。將更飽花於北里之月。貴神速也不筭。槁場渡錢二文。花時增五六文四十八錢。故買渡艇神遊骨顛促。篙師云日且暮。一葉快刀向渠爭先。莫人弗動喜意喜意二字繁華可想。嗟夫使中將遊乎今繁冒地何如動悲意。來何覺來路之遠。

友人文軒觀花一絕云玲瓏世界玉乾坤。千片銀葩風裏翻。略記去年寒岸上扁舟。醉雪倒芳罇。阿漕道人。有墨陀八詠。其月夜云早起上堤難買醉。晝行多

伴攪吟思。不如獨夜江天。月有酒有詩。花始奇。梅庵主人木下水神森在水母寺後一律云獨避長堤塵跡。喧社頭藉草坐黃昏。波光遠映垂楊岸。人影遙連古寺門。烟抹紅雲雲十里。風飄白雪雪千村。模糊春色難描就。欲喚扁舟沂水源。

勝地自古罕佳作矣。呀錄數詩。雖佳作乎亦為足妙。寫其勝云。世間言之蓋亦惡詩。自花言之蓋亦殺景。雖蓋然乎。居士素不解作詩。則果惡果殺。未知其何如。弟欲借此以補予拙筆。寫勝而寫不足。粧景而粧不得。吾果惡吾果殺者也。

水母寺有一墳墓世傳梅若者以其年三月十五日  
死于此所因葬焉乃是日雨則都俗謂之淚雨仙體  
道人有詩云梅子塚前春欲空落花泥滑一堤風流  
鶯尚似傷當日數轉聲寒淚雨中或云梅若者非公  
子而世所謂云々者全非

瀕江多別業曰何隱居曰何園莊鄰園多屠沽曰何  
亭曰何樓居或名樹園或名花香醪以名奇羹以名  
木母寺存梅兒名蹟三園祠尚其角排名題長命寺  
門始闕櫻餅之名秋葉社庭占名楓葉之秋鯉也水  
晶魚也皆此江之名物白鬚叢祠牛頭天殿並此間

名所也昔者秦始皇好名自琅琊立石明得意來立  
石記德和漢一同世以為風一鄙人謂予曰近年在  
々石塔殊多可供一噓石生而無疵斧斤琢之沙石  
磨之穿鑿鐫字破其天真勃吾得意以存名于不朽  
顧不亦似世之穿鑿學生耶非歟穿鑿自毀不復似  
古之學者琢磨以德而養其天爵居士欲二大石  
記得意一以建之于富岳頂上一以投之於東海淵  
底無錢未就可莫哉雖然此石也此居也此樓此園  
是亦繁昌餘波漸此濱耳

前人有句云前雁高鳴後雁低高低相喚度長堤唯見尻動不見脚動使人無足而飛行于天街首街頭肩輿是也其雄奔羣集中巧避妙讓肩以撲群真上虛邑縱矢追姦奔逸絕塵衆皆仰尻瞪焉不知都人奔事何多如此何急如此東郭西橋奔走如烟南坊北街經緯如織士而不馬借此急脚上何憂事僧而不錫買此急尻參何法會買尻價本橋夫貴駿足也後夫凶也以百步笑五十以軼前輿為雄走而禪解則身走手結雖慣猶妙或蹶滅趾躡血雄走不遑拾爪其家計程定值雖此駿足非特貴也值同尻異閱今以

駿鳴者曰赤岩田十字曰何曰何駿相軋去城門店戶開閉有限毫厘之差或致千里之謬乃兩肩四脚水更加一肩更增四脚數里一瞬刻期往返此則與彼大儒肩輿徐而叱者異焉客以快為妙且有轎夫擇繁雜康莊呼叫驚之水無定值如遇野夫值低約駿走數百步脚力漸軟有遠客自中促然脚愈緩曰官欲疾請益些值客曰唯益些脚便健矣未數十步復緩又請曰諾之度數步又復請客不肯矣夫乃乘之曰官富貴何論些錢走閱走字音得君子周窮不繼富惠之客怒曰自此下步夫不敢許假怒激爭住輿不動莫來

惟<sup>中心</sup>客不知所為竟聽馬脚即健極健詩所謂其虛其  
邪既亟只且者轎夫有鳥記曰元祿年間官始許  
民輿行然其數僅百自非老疾病客不許安載爾後  
漸感有命停之夫輩暴失產途多乞兒官愍遂  
復前律事在享保九年天保之今於斯為盛此交繁  
昌之一肩何物與之肩隨猪牙船是也  
無足而行非輿則舟然館舫屋船並水遊之具行則  
行非飛也胡頰齊飛猪牙是也飛則飛然水陸之異  
彼安此危脚亦較讓一步是以居第二流猪牙何蓋  
以形名之而其步則兔兒走波也似右兩國絕深川

踰淺草達墨河泛々其景中心漾々肩輿則兩尻四  
脚猪船則單櫓双臂其用半彼其飛與之上下如二  
三之何必肩隨因憶所嘗閱一船兩櫓往時無禁乃  
都人舟行非取急而故二三之數櫓偕下徒鬧豪華  
院本吉原雀曰二挺建三挺建都俗數櫓以挺前日可證  
館舫者本富豪之物且其用限烟火納涼之節屋  
船之用特居多下花于雪于月于虫浮於墨河掉於  
綾瀨本所羅漢龜戶天神載絲竹以行若佃島若木  
場或換釣舟之任納涼烟火固其職也若夫納涼烟  
花之盛船料踊貴不啻三倍茶船任舟於鳥乎出而

充遊船之役然猶非吾貧諸生所買及生們陸沈親  
常西似皮矢石間不能橫觀賦詩也噫  
館屋遊舟之萃茶任漕船之豐人皆以知都下繁昌  
或不知尿舟糞船大且多而繁昌胎乎尿糞一日百  
漕送之郊野宜哉環江都數十里之田土臟穀膏宜  
矣武江水族肉肥味厚實係尿汁浴湯餘流所浸因  
思人之生於繁華地方唯知尿溲為糞未知所謂茶  
蓼朽黍稷茂腐草以糞田疇且至寒鄉僻地浴湯百  
洗須垢浮臍流取以代糞苦哉稼穡之勞一滴一粒  
民之血汗夫下農之為生也所受田率不過五六反

和俗謂三百步  
且一及

稻麥外且菽且菜代稼更穡寸盡地力自苦  
不給賃人傭馬不但此而已土國城漕加以徭役噫  
以此苦以此勞卒歲之收不過十金以此養父母以  
此衣妻孥口腹何以得飽四體何以得暖人為噉此  
苦孰肯忍宴樂取急肩輿猪舩安然上之無足而飛  
無翼而翔也雖然繁昌土人亦不無以弗知為貴之  
理若使人々知之輜夫尻瘦舟子腰細且何以見繁  
昌腐儒或不合此味談古非今說常苦變漢上老人  
今尚徃々有烏醫原走病急於拯人不得不與也儒  
走說書抑有何急于嘗聞有醫者陸未聞有醫者陸



業解者名為陸尺陸尺皆語禮云不聞往教為之本非也漢上况更與以華

之六十杖于鄉未聞與于國禮不下庶人先生何管統有緩急之異

志不謂不出一轍途夫子不徒行從大夫之後也今

儒人異此甲急於取威乙急於取錢孟軻數非儼然每說

農邦之本然向此問之云我不如先圃四卦不致執為夫子吁其謂

不如固是矣但農之為農田之為田舉以託農可乎

記問穿鑿以為諸侯之師舒々叱々與以啓行豈不

聖人之罪人乎居士竊恐先生子孫五百歲之久生

無足而乞食于道路

郭門識空輿橋夫苦之間債行人載以出入乃予所

往典舖小厮嘗誇諸予曰無足而飛錢之所能吾儕

每々無錢而乘而無足而飛是非君等所得而能也

予應之曰無錢而置外府令君等主其管箠孰與子

所能之難伴頭在傍曰是故疾夫佞者

三踐樵夫有詩曰轎夫生計者可歎赤脚奔暑還踏

寒一醺先憑趨士力那厭磽确行路難家無一物心

無累無物無我意自安載得輿中爛醉客醉客全忘

父兄責躬々睡熟夢方濃睡者不知搭者役役夫長

醒醉客夢為憐醉客擲金帛轎夫能守寒素即一禪

一笠以孤路惟酒忘憂心知足名利常笑世成癖不

辭兩雪，嘗苦辛，昇去昇來，手足龜前者高呼，後者答  
半世肩頭送此身，一雙芒鞋三尺泥，自道嚙肩人莫  
悽，君不見百般塵緒人海，巷蹉跌轉軻優，齒齟  
嘗讀隨園輻夫詩，妙寫其樣，今記樵夫一篇，可謂亦  
能駕矣，因偶得一詩，自知惡詩殺景，金玉在前，沙石  
在後，前雁是高，後雁是低。

曉鴉割愛，天將明，柳枝風冷，拂霜晴，輻夫不管別離，  
切雄奔，叫得新雁，声昨夜蕭郎喜健脚，今朝翻是恨，  
快行郎，心軟弱，夫脚健，森風早已過，數程四肩却給  
警門，彼万病候，春八脚忙，扁鵲繞試與中，夢侯門獲。

車睡輒驚一帙方書，兩口，叙青囊紅葉，併盈々輻夫  
思昨流落，妓纖手細腰，昇得輕輕重難，辭客難擇，載  
鬼糞，尸走縱橫，儒人雖輕，却若重，不重不威，學不精  
先生在，與何所見，不見忠信，唯見名虛，名已高，利未  
實，自覺不如扁鵲，榮一妾安，瞻慰老境，方鍾未足，飽  
私情，憶昔青年，割愛日不似，白首窮聖經，家姬何如  
院妓好，吟哦爭似新雁，鳴名利男女百般，欲先生竊  
有愧，輻生輻夫不解，百般欲胸，界之塵一掃，清人間  
苦樂知多少，半肩輕擔，代躬耕。

西洋人同狀如蝮而能察人事朝鮮蝮蛇長四丈餘廣三尺餘漢土玳瑁竹飛州

魚尾竹武州蔓烏頭蠻產堪達爾汗金龜城州產色如黃金黃猫

朝鮮產大如大而毛色如金其他品物一時雲集其數凡七千餘種乃坐

而目之指而弁之非這繁昌都內為得非這太平世

為得不亦一大奇會哉要亦係會主厚志於其學之

所致然且不與彼書畫會同其實者思將欲用此藥

彼病而然欤何但此而已七千藥物如能辨其主治

而本草者則本草又不與彼橐駝師同其樣也儒病

佛病無不藥為會主者誰吾友春水福井氏

春水米數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初篇多記名物而訛

亦甚多予笑曰吾非本草家又非橐駝師訛宜然矣

會一友人善文者至亦難予曰苦矣子之文之孟浪

字漢而文之不漢予又笑曰倭人為漢不為漢者固

其所也居士者日本人也學聖人之道不學漢人之

文區々曷為必漢文為我文而已吾決弗能如兄等

為真漢文偶然得意偶然走筆我慰吾為耳前日一

友亦言觸國觸人者蓋亦不少然予豈有意於觸

而觸乎亦偶然爾我非為觸而人以為觸雖則觸奈

觸哉且思其無所病為有所觸有其所觸必有病

也古人言石猶生我居士謔言幸得藥其病雖世有

病我言者我何病乎二文笑而去

堯庭生草周曰長木太平之澤草木繁滋呈奇狀拔  
異樣世有所從倘矣寬政年間世甚變百兩金寸莖  
千金不啻百兩金今日好萬年青都下皆是也閔去  
年紀州人攜一異莖來莖大如箸上頭半白初鬻之  
十金未數日又轉賣之七十金既而或乞以百五十  
金買之其人不許獻之於一大諸侯而得三百金云  
思夫自非繁昌間藁駭與太平世侯安見彼賣此買  
之若是乎可謂箇這太平之萬年青矣

江戸繁昌記二篇終

